

恩海集

初學題

胡仁宇編述

恩

海

集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出版

孝

思

不

匱

胡母宋太夫人紀念冊

戴傳賢題

舅母宋太夫人

千古

我友胡寰九

大孝名傳久

母通難奔喪

呼親淚沾口

移孝以作忠

先賢早已有

只要能奮發

日寇必剷走

報國卽報親

母愛永不朽

馮玉祥敬題

明發不寐

惟以告哀

集詩經句題

胡母宋太夫人恩海集 念紀冊

張一麐謹誌

慈母恩深

胡母宋太夫人 千古

吳敬恒拜題

自古賢豪多至性

都經由母教化陶深

將門才子集恩海

又見蓼莪隴表慈

胡母宋太夫人恩海集
紀念冊

陳銘樞敬題

長育顧復

恩深似海

風樹興悲

欲養不待

爰述孝思

事死如在

永慕慈暉

歷千萬載

胡母宋太夫人恩海集 紀念冊

馬衡敬題

上天入地不見我母

母在兒心兒其知否

心不易覓言則長留

慈音不滅萬古悠悠

胡母宋太夫人恩海集 紀念冊

胡母宋太夫人恩海集

沈鈞儒敬題

母教母愛 人生至寶 風木之悲

詩人三復 孝思不匱 勸世礪俗

奮揚斯心 以忠國家 以孝民族

祖母宋太夫人恩海集 紀念冊

茅盾敬題

代序

中年哀感廢蓼莪，罔極親恩似海波，請罷逋阡三嘆息，鉅鹿遍地棘荆多。
撫摩頰臂明肥瘠，賢母傷心自己盲，最是彌留思子語，裂人肝肺盪人腸。
茫茫浩劫實空前，滿地胡塵已五年，欲得報恩歸不得，由來忠孝兩難全。
君子吃虧方可做，小人毒惡猛於蛇，且將心力酬國家，秉母遺言莫惹他。

讀罷寢九所述

胡母宋太夫人行狀，率成四絕，以志哀感，兼以勸慰寢九，古人云：君子要常常吃虧方才做得，方今國難當前，節哀順變，尤應有以自廣，私人仇怨，可暫時付諸流水也。

民紀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郭沫若 呈

代序 二

英雄自古多賢母，胡母竊然母性光，

倚柱憂時枯老眼，撫衾思子斷離腸，

蜀山愁聽催歸鳥，灘水通飛墮淚章，

等是親恩酬未得，乾坤如此莫徬徨。

袁九太夫人思子成官而不欲其歸

蓋真以子許國也漢亦有母如此年七十二

矣幸健在誠願與袁九共勉

田漢

以啓事代自序

「查『恩海』一書，係本人撰述以紀念先慈胡母宋太夫人者，前經送重慶市圖書館藏書查處審查訖，曾已領世圖字第三五一三號審查證待印之原稿，不意上月中旬，余因公赴鄉，城室被盜，除公私重要鈔物全部損失外，而我此先人血淚所撰成之書稿，竟亦不幸罹此盜劫，致令此書不能如期於先慈逝世一週年紀念日出版，良深歉悵。慨計先母一生，真是多災多難，稚齡首遭河伯失恃之厄慟，十七歲歸先君乾儒公後，即受持家撫孤之辛勞，民國十四年「六八血案」發生，既痛巨源師長兄在屏山縣屬宋家村涼風劫途次之被張旅戕害而雙目失明，去歲彌留時，復含「撫衾思子斷慈腸」之遺恨，畢世飽嘗艱苦，辭塵無子送終，彼蒼者天，何弄人如此，誠恐友親渴望此書，特此敬告延期」。

（按此原文曾載重慶大公報「蘇聯抗德兩年看大戰全局」社評正面之第一版報頭下

弁言

我這本書之寫成，有賴左列二位的啓發：有一天，我在開明書店遇着范允臧先生，他說：「你老太太逝世的消息，月前我已在報上見及，其實現在人子居父母之喪，葬儀應從簡單，要改變過去浪費之習慣，以有用之金錢，作社會上有益的事體，如紀念父母，最好是採用「獎學金」的辦法，捐一筆款子在本地某一學校，每年資助清寒可造之苦學生，爲國家民族培植一些人材，公私兩有裨益。其次是自己如能執筆寫文章，寫一本「我的母親」如小說傳記之類，供諸社會人士瀏覽，亦比較有意義。」

我聽了這番話，不免有感於過去在省內外所見之許多訃述，精印裝訂之別緻，名人題贊之輝煌，真是琳琅滿目，洋洋大觀，但一閱其行述內容，千篇一律，都是一些「苦塊昏迷」「語無倫次」「一望而知的長篇虛偽廢話。若再詳查其所謂「棘人」也者，他並非「寢苦枕塊」，而確是睡的「沙法絨墊軟枕頭」，像這樣裝飾門面的文詞，言不由衷

，不說老實話，欺騙一般親友，表示一時自己對父母喪葬之闊綽，數目之浪費，竟消耗若干年之積蓄，試問有何益呢？際茲如是嚴重之國難，如再以有用之物資，不紓獻給國家，假父母一人之名，煩擾許多親友，而浪費虛擲，匪特是國家民族的罪人，簡直可說是在給父母造孽，因此，我遂採取了范先生之第二辦法，雖是忤忤有動於中，無如意緒不甯，實不知從何處下筆。

又一日，適星期下午，我在華康會見前西康財務統籌處長程仲梁先生，多年不見，竟作了半下午之促膝談，最後他說：「你近年如此遭遇，我簡直還不知道，像你經過這一些艱險，同你老太太前年不辭跋涉在成都川康綏靖主任公署晤談之情節，確是可以寫成一本書了。」

我經這兩位先生的提說，有如夢中驚醒，於是下決心搜索枯腸，雖然得了一些材料，但我母親的大部份言行，與先兄胡巨源有關，而巨源過去之經歷，如我照普通一般之寫小說，不完全根據事實，或杜撰虛構，自圓其說的事成，蜀中父老一見，必定要說：

胡某這小子，自吹自擂，說得天花亂墜，不外滿紙荒唐，不但要遭「覆轍」之罰，恐怕要受「擄入廁坑」之危，而且書中如「濁富人」一類人物，難免不又叩請大律師與我來一套：「鄙人自民初東下，追隨故師長胡公巨源，謬蒙培植，迭荷殊恩，恭謹自持，從無非法，惟自民十四『六八血案』發生，拋棄『檉椎兒包袱』，蛻變『睡不出（着）的資本家』以後……」作法律上毀謗名譽之周旋，這豈不是自討煩惱，招惹風波？

正五內無主之際，忽憶及從前赫胥黎叫人記得一句要「拿證據來」，同魯迅先生所謂之「墨寫的說話，決掩不着血寫的事實」的名言，好了，有這兩位中外先哲的啓示，我腦子中儲藏之「淚」與「血」的故事；不覺有如泉湧，但要用甚麼名目，又使我爲難起來！

適在領事巷郭培謙處遇着SY，我說：『我擬寫一本紀念先母的冊子，你看如何定名，他說：『就用開門見山的『母親』二字好了』，培謙接着說：『不如用『思親集』三字比較有意義』，但我總覺得這兩個名稱不滿意：因爲『母親』『思親』四字太普通

，你有母親，他有母親；你要思親，他亦要思親，但是我的母親，決不同你的母親；或他的母親，各人母親生平言之不同，當有如其面，何能以『母親』『思親』籠統而言，況且過去已有幾位時賢曾經寫過這樣的題材，假如我再沿用這個名目，豈不是抄襲他們的陳名？

思之恩之，日夜思之，忽一日，老舍到文委會講演，本部同事石凌鶴因代友人母徵壽文，請其題寫『母教之光』，便承舒舍予先生以左列題詞見贈：

「寂寂春風五洲浴血萬千劫

汪汪恩海一日思親十二時」

突觸動我書中所謂：「……慈心愛子之恩情，竟死而未已，雖寰球瀛海，實不足以喻其深……」之心懷，始定名為『恩海』。此雖無王荊公以「一綠」字耗思許久之歲月，但此書名，確亦費了我好幾日之思索。

蜀漢時，三葛亮輔後主的江山，曾於出師表上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話，